

李靖 著

四十年 上 家園



乱世江南 血雨腥风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李靖 著

家園

①

乱世江南
血雨腥风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入选浙江省委宣传部
杭州市委宣传部
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重点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年家国 / 李靖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39-4661-6

I. ①四…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703 号

责任编辑 余文军

装帧设计 一 知 徐康亮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四十年家国(全两册)

李靖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776 千字

印张 46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61-6

定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乱世江南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8
第五章	45
第六章	64
第七章	75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17
第十章	140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62
第十三章	178
第十四章	194

第二卷 血雨腥风

第一章	207
第二章	230
第三章	252

第四章	265
第五章	272
第六章	301
第七章	325
第八章	335
第九章	338
第十章	365
第十一章	375
第十二章	385
第十三章	403
第十四章	409

第三卷 啼血铜城

第一章	417
第二章	431
第三章	446
第四章	455
第五章	474
第六章	487
第七章	497
第八章	516
第九章	544
第十章	559
第十一章	564
第十二章	588
第十三章	601
第十四章	619
第十五章	637

第十六章	653
第十七章	659
第十八章	679
第十九章	701
第二十章	706
第二十一章	715
尾 声	721
后 记	723

第一卷
乱世江南



第一章

近来，铜城流传一个笑话，说是富户朱德福要给儿子朱善昌娶亲，而儿子竟然看上了一个年仅四岁的女童，说什么十三娘十四爷，要等十年娶她。亏他想得出。四岁，鸡蛋壳里才剥出来。

婚姻大事，终究是由不得他。朱德福给他找了个大他五岁的媳妇，是岭下朱汪家的独生女儿。

那日，汪老爷上门看女婿，在朱家大门口落轿时，正好与一小后生相遇。但见这小后生身穿蛋青色东阳绸长衫，左手拎一袋鸟粮，右手捏一只癞蛤蟆，腋下夹一只脏兮兮的小狗，自言自语：癞蛤蟆呀癞蛤蟆，我是喜欢你的。

汪老爷不觉失声而笑。看那一身衣裳，汪老爷猜测：小后生莫非就是朱家少爷？他趋前一步，侧头笑看着小狗和癞蛤蟆。

善昌会意，解释：这只小狗生病了，被人扔在垃圾桶里，我看它罪过，带了回来。这只蛤蟆趴在路中间，要被人踏死的，我带回家放到园里。善昌语气温和而亲近，好像是和老相识交谈。

哦，是这样。汪老爷端详善昌。小后生眉目清秀，骨架高大，人中也长，心里已有几分满意。善昌一听说大伯是从岭下朱来的，语气愈加亲热，说：哎呀呀，原来是村坊，你这么大老远来——善昌急忙朝门里喊：大先生，快来接一下。

朱德福听说汪家老爷上门，慌忙迎出门来，正好看见眼前一幕，就像自家的短处当场被抓住，心里好一阵不自在。汪老爷双手抱拳，朗声道：多年不见，同甫老弟一向可好？

好。好。松泉兄，你还是老样子。朱德福作揖还礼。

此是令郎吧？





朱德福看一眼儿子，脸上显出几分尴尬，说：是犬子仲和。言毕扭头对善昌说：这是岭下朱汪老爷，快叫大伯。

原来你不姓朱，姓汪？善昌叫了声大伯，看了眼汪老爷，突问：你就是那个做过长毛的人？

朱德福脸色骤变。完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桩好不容易说合的亲事完了。心里只恨不得狠狠掴儿子一巴掌。他横一眼儿子，呵斥：轻口薄皮。言毕赶紧赔礼，说松泉兄，得罪。犬子无礼，朱家教子无方，让你见笑了。言毕又横一眼儿子。善昌知趣地逃进园去。汪老爷则坦然摆手，说：无妨。

两位老爷在客厅吃茶叙旧，说些早年间的乡间趣事，说着话到了午饭时间，汪老爷起身告辞，朱德福慌忙说：哪有不吃饭就走的？不要讲我们还要做亲家，就是一般村坊到城里来，我朱家也是一宿三餐，从没有一个村坊是空肚皮从我朱家走的。朱德福说着察看汪老爷神情。汪老爷说既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饭前，朱德福特意让大先生关照儿子：饭桌上少讲话。

平日里善昌喜素食，鱼肉是很少吃的。老爷朱德福对吃却是十分的讲究，故家里请的厨师阿喜，手艺一点不比清和园的大师傅差。这天早上，阿喜买了只三年老鸭，用虫草炖了。

饭桌上，六只冷盘：一盘白斩鸡，一盘熏鱼，一盘椒盐花生，一盘卤牛肉，一盘火腿片，一盘马兰头。

九个热菜：素的是生炒天萝、醋爆球菜。荤的是蜜枣蒸火腿，一片片火腿，薄薄的透着油亮，玉一般铺在蜜枣上面，那蜜枣酥而不烂、又香又糯；一盘扣肉倒扣在绿绿的菠菜上，入口油而不腻；一盘葱肉，豆腐皮脆黄，皮下葱肉清晰可见；一盘马鞭笋红烧海参……汪老爷尝了口海参，点头赞：发得不错。厚笃笃，绵而不烂，汁也调得好。我们家的海参总是发不好。你们家是怎么发的？善昌说，这得问阿喜师傅。说着叫庆娘传唤阿喜。

阿喜晓得客人又在夸他的厨艺了。他用毛巾擦去一脸的汗，搭在肩上，喜滋滋地跟着庆娘来到厅堂。阿喜是早几年由汪老爷介绍进朱家的，这阿喜见了汪老爷自是一番亲热。

朱德福说你跟汪老爷讲讲，你这海参是如何发的。阿喜反问：汪老爷家的海参是怎么发的？汪老爷说，我们家就是把海参放进灶头汤罐闷一日一夜。阿喜笑道：我就晓得你们是这么发的。好好的海参，一下子放进滚烫的水里，闷一日一

夜，闷出来的海参还有什么味道？我发海参，是用生水滴出来的。

哦？我还头一回听讲发海参是用生水滴出来的，快讲来听听。

阿喜脸上露出几分得意，说：把海参放进砂罐，用北山的水，用一根棉纱带，一头放进水缸，一头放进砂罐，那水一滴滴地滴，滴两日两夜，让海参慢慢渗透，再烧一罐北山水，烧开后把海参放进开水中煮一筒烟工夫，而后退火，闷在砂罐里，凉透，取出来剖开，挖去沙袋，把那条白筋拦腰剪断，洗净，重新滴水二日二夜，这样发出来的海参才算好。

善昌灵机一动，抢着说，这样多麻烦，不如趁落雨天，把海参放在屋檐下，让屋檐水滴，岂不省事。朱德福横一眼善昌，善昌马上把话头缩了回去。阿喜说不可。井水溪水都不可，更不要讲屋檐水了。一定得是北山的水，而且不能碰到一星的油，否则就发不起来。当然，先是要参好。一定是要辽刺参的淡干参……

可惜了，当初把你送给朱家。汪老爷打趣，目光落在一盘菜上，汪老爷用箸头指着问，是用什么东西烧的？朱德福说：这盘菜叫金银桂，就是干贝炒鸡蛋。阿喜，你同汪老爷讲讲，这菜怎么烧。

阿喜说讲起来简单，做起来烦人。干贝要先用寿生酒浸泡，泡软了放蒸笼里蒸，蒸熟后撕成丝，切碎，鸡蛋用蛋清炒碎，再把鸡蛋和干贝和一起。金黄的是干贝，银白的是蛋清。你看像不像金桂银桂？

汪老爷连说：像，像。

热菜中间是一只大砂锅，锅中一只炖得酥烂的老鸭。酒自然是最好的，十年的寿生，醇厚，挂杯。汪老爷久居乡间，虽说富有，却也是节俭过日。今日里，喝着难得一喝的十年陈，心情自是很好。善昌坐在他边上，不断地问这问那。在他眼里，汪老爷说的每句话都很有趣。汪老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偏家里太太和女儿不爱讲话，一日到晚，家里连声音都没有。这天几口酒落肚，话不觉多了起来，加之也有心考考善昌，便问善昌一些学业上的事。

善昌一愣，学业是他头痛的事，除学业，他什么都有兴趣。汪老爷发问，又不得不说不说：讲起来是读了十年书，实际上不过学了点皮毛。南宋乾道、淳熙之际，以婺学为最盛，那以后，吕祖谦所创立的铜州学派，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铜州被世人誉称小邹鲁，实源于此……这些话很给朱德福长脸，怕儿子再说下去会说些不得体的话来，便拦下儿子的话，对汪老爷说：吃菜，吃菜，菜都凉了。

好，好。汪老爷答应着，撩起一块鸭肉往嘴里送，鸭肉快到嘴边时，哪晓得善昌用箸头点着汪老爷嘴边的鸭肉说：这个鸭子是大先生买来给我父亲补身体的。



汪老爷怔住了，那揀着鸭肉的手僵在空中，吃也不是，放回去也不是。

善昌还要添上一句：大伯，这种三年的老鸭你们乡下是常吃的吧？我们城里是很难买得到，下次我到岭下朱，给我父亲多买几只养起来，吃一只杀一只……善昌说着，往砂锅里揀了一只鸭脖放进汪老爷碗中，说：鸭项颈里扎着虫草，你多吃些。

二

都以为这桩亲事没戏了，没想到汪家却偏偏看中了朱善昌。

朱德福给善昌定下的婚事，善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唯命是从。

这之后的事也都按规矩操办。六月十九行聘，向汪家送去桂圆、枣、衣料、首饰和聘金，九月十九迎娶。迎娶前十天向汪家送羹饭礼，有四鹅、八鸡、猪头和糕、馒头等，汪家回赠衣冠、鞋袜。头三四天，再向汪家送上轿礼，汪家向朱家送嫁妆。

汪家小姐汪美玉的嫁妆令岭下朱人在多年后提起，依然啧啧称道。汪家的陪嫁从岭下朱一直延续十八里，真正的十里红妆。陪嫁两人抬一杠，一杠接一杠。箱柜、梳妆台、子孙桶、棉被、四季衣裳、针线筐、铜手炉……人有尽有，人没有的也有。

一向行事低调的朱德福，在迎娶儿媳这件事上，则是怎么体面怎么办。花轿、乐队、彩旗、高照等仪仗，一样不少。大先生明白，老爷这是为告慰去世的太太。

看新孺人去！街坊邻里叫着喊着。

新孺人头戴凤冠，身穿彩衣霞帔。众人首先看的是新孺人的双脚。那是双真正的三寸金莲啊。这双小脚穿着一双大红的东绸绣花鞋，由利市姑娘扶着，在众人的赞叹中莲步轻移，如仙人一般。

朱家少爷身穿红底团花绸缎长衫，外罩一件甘蔗红软缎马褂，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新娘的小脚。

少爷。娘亲叫他。善昌回过神，忙上前两步搀过新娘。他依然盯着她的小脚。新娘的身子左右摇摆，好像每一步下去都会跌倒。他小心地搀扶着，像扶一个易碎的花瓶。接着是拜堂，在鼓乐声中行三跪九叩礼。

善昌急切地想看看新娘好看不好看。他最怕新娘是一张麻脸。新娘埋头坐在雕花床沿。善昌揭去红盖头，看到的是一张白里透红、极其秀气的瓜子脸，不觉笑了，说你原来不是麻婆。

新娘没言语，只是双脚下意识地往床底下缩进。善昌的目光落在新娘脚上。他怀着极强的好奇心，想看看脱去鞋的小脚会是什么样子。他弯腰替美玉脱鞋。美玉勾住脚尖不让脱。她从来没听说过男人给老婆脱鞋的。美玉晓得碰着好人了。不过她还是执意不肯，非要自己脱。善昌不解，问为什么。

美玉埋头答：男人是不能替女人脱鞋的。

善昌笑了，说原来是为这个。我还以为怕把你的脚弄痛了。

大红缎面鞋帮，鞋头上绣着鸳鸯戏水。善昌边脱边问：痛不痛？痛讲一声啊。他小心翼翼地替她脱下鞋，脱下布袜。一双菱角一样的小脚出现在他面前。善昌看着这双小脚，看得是心惊肉跳。

这双脚是没有脚板的，脚趾和脚后跟粘在一起，像个窝窝头。许久，他才轻轻碰了碰她的脚背，问：裹脚时很痛？美玉点点头。善昌轻轻抚摸着，好像这痛传到了他身上，又生怕自己的抚摸会增加她的痛感，他轻轻地放下她的双足，许久才说：女人为什么要受这等罪？新娘说：我四岁时缠脚，我娘下不了手，叫别人给我缠。我哭得喉咙都哑了，我娘也哭。后来，裹脚布和血肉粘在一起，剥不下来。

善昌站起身愤然道：康熙皇帝时就禁止女人缠脚，违者重办。康熙皇帝讲女人缠小脚是违背天然、摧人肢体，实为千古恨也。奇怪，时至今日，如何就禁不了呢？

善昌便想到小婉清的虎头鞋和天足。那双天足把一个小小的生命撑得生机勃勃。

善昌说你今日一定很吃力了，早些睡吧。新娘脸红了红，起身慢慢地脱衣裳。衣裳脱完了，胸前却还缠着块大红缎。大红缎的扣钉在背后。新娘红着脸费力地解，还是没解开。善昌忙说：我来我来，我来帮你。说着让新娘转过身。

扣子一排八颗，是红缎包扣。扣眼的针脚锁得细细密密，扣子和扣眼严丝合缝，每解一颗都不容易。善昌仔细地解，每解一颗，说一声：好了，还剩七颗；好了，还剩六颗；你不要急啊，还剩三颗……最后一颗扣子一解开，红缎滑到了地上。善



昌啊呀呀叫了一声：都怪我不小心，掉地上了。他弯腰捡起红缎，一抬身，惊呆了。新娘背着他穿上小布衫，可他还是看见了，浑身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感觉，麻麻的、酥酥的。他看着新娘上床，发了一会呆，上去给她掖被头，他说：现在是不冷，不盖好夜里要受凉的。

看着新娘睡下，他轻轻出去，摸进园中鸽棚。鸽棚里，鸽子发出一阵骚动。他轻声说：咕咕们，不要叫，我又不会害你们。少顷，他摸出鸽棚，回新房去。走到廊下，暗黑中，一个声音吓他一跳：半夜三更不在新房，干什么呢？

善昌停下，知是父亲，他嗫嚅着说：我是看她睡下后才出来的。我这就去睡。

朱德福心想这孩子还真不晓得男女之事呢。朱德福问：睡哪儿晓得吗？

床上啊。善昌想父亲今日是怎么了？连睡觉睡哪儿都要问。朱德福说：过来。接着低声教他：要睡在媳妇上面。善昌诧异地瞪大眼，想父亲是酒吃醉了。媳妇上面不是床背顶吗？叫我睡床背顶？

我晓得、晓得。他敷衍着快步回屋。轻手轻脚走到床前，看看床顶，摇头笑笑。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团用棉絮裹着的东西，解开看看，仔细包好，捂在胸口，小心地在新娘身边躺下。

新娘没睡，看着奇怪，又不便问。善昌头一回和一个女人睡一张床，睁着眼没一点儿睡意，也不敢动，生怕碰着她了。眼前一会儿是新娘，一会儿是小婉清。想到这辈子要和这个叫做美玉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心里很是失落。

无意间，他的脚触到新娘的小脚，像触到他的痛处似的双脚弹了回来。他坐起，掀起被看她的脚。

美玉又穿上了鞋，只是不是原先那双，比原先的薄、软。善昌说哪有睡觉穿着鞋的。新娘怯怯地答：这双鞋专门是裹着睡觉的。怕脚放开。

善昌说：以后不要裹了。

真的？新娘微微一惊。很是不解，男人不就喜欢女人的一双小脚吗？

真的。善昌认真地说，裹脚痛，我不要你痛。

美玉心里一热，她下意识地看着他捂在胸口的那团棉絮。善昌解释：是一枚要孵的鸽蛋，母鸽死了。公鸽不晓得为什么不肯孵它，我得暖着它，明朝让其他鸽子孵。

新娘惊得张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说到鸽子，善昌来劲了，他说：你晓得吗？鹁鸽是一夫一妻制的，鹁鸽在孵小

鸪鸽时，公鸽和母鸽是轮流孵的，一只孵日里，一只孵夜里，它们交接班时还会叽叽咕咕地讲些话，大概是交代要注意的事情……美玉听着，看着善昌兴意盎然的脸，突然想到：他还是个孩子。

善昌讲在兴头上，她也不去打断，只是听他讲。她听着听着，一句话只听到半句，下半句没声音了，侧过脸一看，她的小丈夫已经呼呼入睡。



第二章

一

早上起来，善昌头件事是进鸽棚，先把鸽子放出。看鸽子在天上飞，手里挥动豇豆秆，赶偷懒的鸽子。

鸽子放出后打扫鸽棚。鸽棚分里外两个，里棚是种鸽棚，外棚是放飞鸽。本来这种事用不着他动手，完全可以叫家里的伙计老奎做，但他说老奎不懂鸽子。善昌对鸽子，就像母亲对婴儿，交哪个都不放心。

他用漆铲在地上一寸寸地铲净鸽粪，依次把一层层的栖架鸽巢扫净。扫完鸽棚，他朝天空吹哨，朝天大声呼唤：咕咕们——吃饭了！

随着主人的召唤，盘旋在天空的鸽子，三三两两地飞回，它们小小的足爪落在棚顶，如骤雨般激烈。

最后一道程序是把两盆水端进天棚，给吃完饭的鸽子洗澡。鸽事的时间是无底的，他在鸽棚里的时间之所以多，是因为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看鸽子。他养的鸽子有不少是“松江灰”品系。据说欧洲人来中国，一眼就看中“松江灰”，把“松江灰”带回欧洲，把“松江灰”的血统掺入到他们的鸽子中，培养出优秀的信鸽。

善昌手捧着鸽子，看它们的眼砂、体形、龙骨，珍宝似的左看右看，舍不得放回。他不像其他鸽人，只把鸽子叫做红轮、灰壳之类。他的鸽子有许多都是取了名的。其中他最最珍爱的一只鸽子，他给它取名天足。他左手抓着天足，右手轻轻抚摸着，嘴里呼着：天足，心肝天足！他这样叫着的时候，心里就会想起女孩吴婉清。

善昌在鸽棚里的乐趣是无底的。鸽子的咕咕声在他听来是仙乐，仙乐让他对一切尘俗之事都感到无关紧要。每日吃中饭，用人庆娘都要在园中一遍遍地喊：少爷，吃饭了！少爷，吃饭了！像喊渡船。



午后，东白茶楼是善昌必去的地方。

东白茶楼在嘉庆帝时就开在兰溪门了。这婺州东白在唐代是贡茶，到善昌这辈儿，依然是稀罕物，寻常百姓通常只能吃到举岩茶。善昌去东白茶楼不仅为吃茶，主要还是与鸽友会面。鸽友们提着鸽笼进茶楼，大家一边吃茶一边品评鸽子，谈谈鸽经，总要到下午放鸽时方尽兴而散。

茶楼底楼是大堂，茶客多是些做苦行当的人。他们穿着对襟短衫和便裤，坐着条凳，吃着“满天飞”，一只脚搁得老高，讲着铜州的新闻旧事。铜州有名的情王关瞎子坐在一角，左手抱个情筒，右手甩着一长一短两片雌雄拍，“绩绩乓乓”地边敲边唱。道情唱的是岭下朱抢亲记。这是个铜州人人晓得的故事。讲的是雍正年间，岭下朱人朱朝真告状和马钦差暗访。讲到解气处，茶客们大声拍桌叫好。

善昌抬脚上楼，抬眼一看，黄八六今日居然早早地到了，此人也是个爱鸽如命的鸽友。

黄八六说：听讲你得了本《鸽经》，日日在这里讲鸽经，我今日是特地来听你讲鸽经的。

鸽友们说再忙，鸽经是一定要听的，快讲给我们听听。

善昌说不是一本《鸽经》，是一本叫《檀几丛书》里写的《鸽经》。

什么谈几书，叫着拗口，我只叫《鸽经》。

叫《鸽经》也没错。善昌环视左右，说，今日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

八六说人多人少，你好歹讲几句我们听听。

讲自然是要讲的。待我先吃一开茶。

茶老板也喜欢听鸽经。茶老板亲自给善昌上茶，上完茶就坐在一边，说八六，你前几日不来，可惜了。好听得，连我这个不养鹁鸽的人都爱听。

善昌不紧不慢地吃着茶。众人眼巴巴地等他。善昌说吃茶是个心闲的事儿，你们这样看着我，我如何吃得安稳？不如先讲给你们听。善昌想了想，说我先给你们讲个汉武帝和鹁鸽的故事。

不管讲什么，有得听就好。一茶客笑道。

善昌吃口茶，不慌不忙地说：有一次汉武帝被匈奴所困，慌乱中逃进一口枯井。逃命时汉武帝什么都没带，只随身携带了只鹁鸽。汉武帝从井中放出一只鹁鸽送信，汉军接信后，火速赶往救援，武帝才得救。

原来是鹁鸽救了汉武帝的命。八六说。